

六十年見聞(二)

戰火金玉盟

● 陳亞芳（退役陸軍少將、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脫離困境海闊天空

我生性好靜又體弱多病，自「一二八」

抗日之戰結束後，在新亞學校、啓秀女校到考入大夏大學，這時期在校進修尚稱用功，尤其因婦女界前輩馬書城、張默君之介紹，認識了美人才女呂碧城，得向呂女士學習英美文學、中國詩詞藝文，學識大有進步。不幸在大夏大學的那一學期，竟患上了嚴重的失眠症，因而影響我的舊疾腦漏病加劇。此一病症，現代醫學名詞稱之為鼻蓄膿，必須作長時期的休養，才有痊癒的希望。父母親在醫師的勸告之下，要我在青島、廬山和西湖三個風景優美的地方，選擇一地療養。

我覺得在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懶洋洋地躺在病床上，既不能看書消遣，又沒有知心的朋友談天，即使有西湖之美、廬山之勝，仍醫治不了我內心的結鬱。經過再三考慮，決定前往首都南京休養。我喜愛南京，因

為這座金陵古城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有一種蓬勃向榮的新氣象，何況那兒還有幾個熟朋友。

我覺得到南京養病，是擺脫在上海家裡象牙塔生活的最好方法；如帶著奶媽和使女一同前往，仍然是養尊處優。我從報紙上看到一則聘請家庭教師的廣告，地點恰巧正好在南京，於是試探地寄了一封應徵信，很快的就獲得了回函。

三十年代以前，像我們那樣的家庭，怎麼能允許一個女兒替人家去擔任家教？幸好那家主人是一位電機工程博士，他的名字叫朱其清，當時擔任資源委員會委員。在我收信後的第二天，朱其清博士親自到上海來拜訪；他知道了我的家庭環境，對我優禮有加。我以養病為由，徵得父母同意，就這樣如夢般到了南京，開始擔任家教。

朱博士伉儷待我如上賓，每日僅為他們的長女朱吟秋授課一小時，他們卻專僱一名女侍照料我的起居；我在那段時間，遊遍了

南京名勝，像一隻衝出了樊籠的鳥，自由地在天空翱翔，鼻蓄膿也慢慢的痊癒了。

朱其清家在南京四條巷良友里，與張諒卿中將為比鄰。一九三四年底，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我結識了張諒卿中將及夫人岑仲珍女士。張夫人似乎與我很有緣，當她獲悉我是上海世家出身，又顯得極有教養，簡直把我看成是自己的女兒。張諒卿夫婦與我認識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和相處，張夫人定要我認她作乾娘，在盛情勸說下，我怎麼推卻呢？於是，張將軍自然也就成爲我的乾爹。

閱兵大典冠蓋雲集

張諒卿，湖北漢陽人，早年棄筆從戎，投身軍旅，後又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大學，是當時國內著名的軍事理論專家，負責南京陸軍大學研究院。張將軍爲人賦性剛直有君子之風，爲當時軍界一位典型儒將。

此後，嚮往成爲一名軍人爲國殺敵的我，曾屢次向義父提出報考軍校投身軍旅的要求。但在當時的中國尚無一所軍校招收女生，這個願望只好作罷。不過不久我又計劃穿上軍裝到陸大去選修軍事課程。但因爲自己身材嬌小，即使身著軍裝也難掩蓋女兒面目，如被人認出將會招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有關於這種想法，這一計劃也又放棄。但是這期間有一次盛大隆重的典禮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爲了慶祝全國統一都南京六周年，首次在首都南京近郊小湯山舉行了一次大規模閱兵。我因義父張諒卿中將的推介，認識了軍事長官陳誠、林蔚、侯騰、張爲珊、馬曉軍、張群、關麟徵、王銘章及陸大、保定先期學長王士俊、楊杰、郭寄嶠，又因張默君前輩的介紹，認識了戴傳賢、邵元冲、張篤倫、賀國光等，我得到了進入閱兵場的觀禮證，陪同義母岑仲珍到達閱兵現場，看到大閱官蔣中正委員長，身著特級上將大禮服，站立在閱兵台中央。何應欽、朱培德上將、錢大鈞將軍等風雲人物，我對他們十分敬佩。又看到一隊隊國民革命軍士兵，軍裝筆挺、槍械如林列隊走過閱兵台，威武雄壯、士氣如虹，我大爲振奮。出於對軍人的崇拜，我決心嫁給一個有爲軍人，希望他以後能代替自己爲國殺敵，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用鐵與血來保衛我們偉大的民族和國家。從事軍校教育十餘年，桃李滿天下

的張諒卿將軍得知我的心意後，經過慎重考慮，決定把得意門生陸軍少將張謂行介紹給我。

青年才俊出類拔萃

我於一九三五年農曆正月初三日在義父家中首次遇到了這位身材魁梧、風度極好的青年將領。

張謂行，字春笙，民前八年（一九〇三年）生於杭州，其父張祖懋曾任福建光化府台，廉明公正，在當時頗有雅聲。謂行少時，即聰慧異常，一日與弟妹嬉戲於院中，採摘荔枝，偶觸蜂窩，群蜂圍而攻之，五、六歲的小謂行急中生智把弟妹藏在一個大木桶裡，並用竹筐蓋住桶口，而自己卻協同僕人用衣服包住蜂窩將它移於院外，當時鄰人得知這件事，都稱贊小小的張謂行有「司馬光破缸救友」之謀。八歲那年，張謂行隨長兄謂文遠赴北平求學，就讀於北京第一中學，經常晝夜手不釋卷，每次考試時都名列前茅。二年後，張謂行又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主攻文學畢業。

民國六年，軍閥混戰，北方一片混亂，民不聊生。張謂行感嘆國勢衰微、毅然投筆從戎，考入清河陸軍預備學校，畢業後又升入保定軍校第九期，民國十一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後至浙軍第一師二旅四團任見習軍官，曾率部駐紮於杭甬鐵路沿線，負責該路安全。民國十三年，軍閥孫傳芳部入浙江，張謂

行所部曾與孫部激戰於浙江江山，身先士卒、身負重傷。不久，浙軍一師改爲國民革命軍，張謂行又隨軍參與北伐，與各部軍閥作戰。民國十四年至十六年，張謂行任徐州一師幹部教導隊教官兼隊長，由於才華橫溢，克盡職守，旋升任徐州行營高級參謀團辦公室上校主任（時年僅二十餘歲）。

民國十九年，上級賞識其謀略超卓且長於文事，遂將其調至軍事委員會。次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成立，參謀總長朱培德將軍極賞識其才華而盡全力延攬提拔，任參謀部上校科長，負責制定法制規章深得上下各級賞識。二十一年，他在兩千多名報考南京陸軍大學（創辦於清末光緒年間專門培養高級參謀作戰人員，是當時著名的高軍事學府、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陸軍大學從北平遷至南京）的將校中以優異成績考入該校正科十期學習（當時在兩千多名報考軍官中，僅錄取八十餘人）。

在陸軍大學的三年多時間中，學習成績極爲優異，特別是在第三學年最後一次的華北平綏軍事演習中，在草擬作戰計劃時另附兩條卓見，別有創意，當時任陸軍大學軍事顧問的德國軍官史培曼及顧德威兩位將軍對此大爲賞識，稱贊其：思考高超，對敵情判斷及處置多有獨到之處，甚至完美卓越地超出了原有方案。所以當場給其在滿分之外另加二十分，創陸軍大學創立以來，畢業成績達一百二十分的最高紀錄，一時在軍界傳爲

美談。民國二十四年後又直接升入陸軍大學研究院，該院為培養將來大軍統帥人才的學府，張謇行又深得陸大教育長楊杰將軍及研究院張諒卿將軍的器重，張諒卿將軍對這位從研究院畢業後服務於軍事委員會的年輕將領極為賞識，並經常對別人誇獎「能得天下英才張春笙而教育之，我總算不負此生了。」

「自豪之情，溢於言辭。」

初見良人印象不佳

記得第一次見面時，張謇行和侯騰將軍參加一位同事的婚禮，歸來順便拜訪張家。我對張謇行並無深刻印象，倒是在牌桌上（當時家庭常以打牌招待客人）不時輸給他而感到耿耿於懷。第二次我們看電影時，看到劇中情侶在戰火中相遇而流淚時，張謇行說了一句：「這麼大年齡了還哭哭啼啼」的話，又讓我感到此人近情理。當聽到面對眾多追求者張謇行都不屑一顧時，我覺得他過於自負。然而這位青年將領卻對我一見鍾情，並託人作媒，且一直窮追不捨，使初涉感情歷程的我感到非常難且進退維谷。

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考察與了解，我逐漸消除偏見並發現張謇行不但才華出眾、潔身自好，而且為人誠懇耿直，且善解人意，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職業軍人所具有的極強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熱情。為了考驗他求婚的真誠，我希望他能嫁到陳家並改姓陳，一方面為了提倡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另一方面

檢察其是否有大男人主義思想，求婚態度是否真誠，那知他竟然滿口答應下來。在張諒卿將軍的極力勸說下，加上我又天生對軍人有着崇拜感，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我與張謇行將軍（時已畢業於陸軍大學，服役於軍事委員會，任少將高參）在南京湖北飯店舉行了訂婚儀式，証婚人是陸軍大學教育長楊杰將軍和林蔚（字蔚文）將軍，張諒卿和侯騰兩將軍作為介紹人，陳鎮漢夫婦二人及張謇行的長兄譚文也專程從上海、杭州外地趕來參加了訂婚儀式。

訂婚不久，張謇行身負重命，與林蔚將軍共同以「參謀旅行」之名，勘定國民政府首都附近的地形，擬訂一個「國防攻防計劃」。

督導增強長江下游京、滬、蘇、嘉、常等地要塞炮台及長江下游防禦工事，並進一步設計江浙沿海一線、二線以及三線國防防禦工事，以作未雨綢繆之舉，經過月餘的考察，張謇行制定的作戰方略多為當局所採納。

國防工事在構築上採取的方針是：以首都為中心，逐次向國境線推進，其構築之方式，係首先完成各陣地之骨幹，以後依據經費狀況，再行分別緩急，逐漸加強，最後乃將陣地整個編成之。（參見軍政部何應欽部長的軍事報告一九三七年二月）陣地在浙江有五個分區十六個陣地，共建築二六〇六個工事，費用百萬餘元，由當地駐軍八十七、

八十八師用了近兩年時間才逐步完工。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江浙一帶與敵軍初期作戰的指揮方略，幾乎全部出自於這次張謇行設計之手，由此可見其高超的軍事指揮才能。

意外插曲終締婚盟

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事件」爆發，陳濟棠、白崇禧等地方實力派以三十萬眾擁兵兩廣，組織「軍事委員會」以北上抗日為名發表通電（即「支電」）對抗蔣中正的南京國民政府，一時全國震動。這時日本帝國主義已在東北成立了以滿清廢帝溥儀為「皇帝」的偽「滿洲國」並企圖進一步侵略我國華北平津廣大地區。

為了防止內戰，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張謇行和林蔚兩人奉命奔赴兩廣進行調解。在此期間張謇行憑藉超人智慧，折衷努力，在七月份使陳濟棠空軍司令黃光銳率飛行員四十餘人駕飛機投向蔣中正。七月十八日，陳濟棠宣布下野，兩廣事變和平解決。兩廣事件結束後，張謇行又隨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在廬山牯嶺商議召開全國最高軍事會議，制定國策及對日戰略，在此期間，張謇行除每日忙予公務外總是抽空寫信抒發他的思念之情，在兩廣事件和平解決後，我與張謇行借隙回杭州省親，當時下榻於西子湖畔的西冷蝶來飯店。

在此期間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張謇行的

一位保定同學錢鐵佛將軍（時任八七師師長，駐防蘇州無錫一帶）生性好開玩笑，一次至南京逃職拜訪我們，告訴我曾在蘇州見張謇行攜一美貌小姐同遊虎丘山云云，我聽後決定中斷婚約。可憐蒙在鼓中的張謇行一連數月沒有接到我回信，回到南京探親時又連吃閉門羹，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幸好錢鐵佛聞訊後立即到南京，當面向我認錯，才消融了一場誤會，但張謇行「氣急敗壞」、「不知所措」的舉止深深反映了張對我的重視，深深打動了我的心的。

對我來說，訂婚後的分別是痛苦而甜蜜的。其實，我與張謇行的真正相識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在此之前，兩人雖曾經在一起外出看電影或乘車踏青郊遊，但真正的接觸並不是很多，更談不上心靈的交流了。張謇行外出視察時幾乎每天都抽空給我寫信，在鴻雁的來往中，張謇行正直的人品，對於戰爭獨特的見解讓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在張謇行的每一封信中的字裡行間中，無不表露著這位年輕將領對於自己祖國的熱愛，以及為國殺敵、保家衛國的拳拳愛國之心，這些都令我心儀。而他不因兒女私情影響自己任務的負責精神使我又添崇敬和愛戴。

消除了誤會之後在張謇行的催促下，經過慎重考慮後，我終於決定於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雙十節時與張謇行

正式舉行婚禮。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晨，張謇行身著筆挺的少將軍服至我的住處（南京良友里十七號）向我行軍禮大聲通報姓名、軍階、職務，並大聲的報道：夫人，您早，未將是向您請安並報到的，從今後願聽您的指揮，以示其男女平等，改姓陳姓之前諾。下午三時許，婚禮在南京最大的中央飯店舉行。在悠揚的西洋樂伴奏中和來賓歡聲笑語的祝福聲裡，林蔚和楊杰兩位將軍主持了婚禮，軍界人士，各界名流及雙方親友，陸大同學等數百人參加了這一婚禮，許多在外地任職的親朋故舊也紛紛發來雪片般的賀電。我的義父看著鮮花紅燭中自己的女兒和得意門生喜結良緣，禁不住連聲稱讚我們二人是「才子佳人，天賜良緣」張謇行在當天的日記裡這樣寫道：

「（亞芳）如此多才多藝，是一位多麼了不起的、美慧賢能的新女性，外柔中慧，聰明可人，她的思想見識，遠在我之上，令人肅然起敬，要怎麼樣才能對得起她呢？她如此能幹，真愧煞魯男子也。我對亞芳起初是愛慕，如今變成敬愛了，以後的每一件事情都應該認真向她學習請示才對，對她說話也要千萬小心才是，不能給她留下任何一點不良的印象，慎之、慎之……」

這些小心翼翼，討巧賣乖的話簡直不像出自氣吞萬里、豪氣干雲的張謇行將軍之手。

公而忘私報國為先

婚後，我們出外旅遊度假，初至上海南翔表姐濮淑卿家中小住三日，受到了當地士紳和表姐夫王鳴一的熱情接待，不久又南下返回杭州拜見居住在西子湖畔錢王祠張家老屋的婆婆，並乘船沿西溪河至留下花塢張家祖墳進行拜奠。我又專程涉跋至黃岩，拜訪了張謇行亡妻嚴氏的老父嚴明甫老先生，嚴老先生對我的拜訪十分高興，熱情款待之餘，又將我收為義女（以後的幾年中，嚴老先生每至年節，必攜土產去南京探視我這個義女）。

蜜月假滿，張謇行立即奔赴所職，奉命調任參謀本部，任少將作戰處長。一個月後，西安事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亦稱「雙十二事變」）爆發，東北軍及西北軍的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方針影響下，為了力諫抗日，下令在西安臨潼華清池拘捕了蔣中正及其帶來準備發動更大規模「剿共」內戰的文武官員十餘人（包括陳誠、衛立煌、邵力子、邵元沖、蔣鼎文等），強迫他們發表抗日聲明，聯共抗日，張楊二位將軍通電全國，提出了八項抗日主張（包括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人士、共同負責救國、停止一切內戰、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立即召開救國會等八項主張）。事變爆發後，南京政府一片混亂，張謇行奉命制定武力營救計劃，調遣軍

隊，接連十幾天，夜以繼日，寢食俱廢，直至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中正委員長在夫人宋美齡及張學良將軍的陪同下安全飛抵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期間，張謔行辦公地點離自己的家近在咫尺，但他卻一直堅守崗位，只是抽空打過三通電話從未回家，這種公而忘私，國而忘家的精神更加深了我對他的崇敬之意。

對於我來說，婚後的生活是極其美滿而甜蜜的。溫馨而寧靜的家庭，善解人意而又體貼溫柔的丈夫，使我深深的沉浸在人生最溫柔的快樂之中。多才多藝的張謔行拉起了小提琴，悠揚的音樂從弦上滑過繚繞盈空，兩人同時淺吟低唱，或是《蝶戀花》《梅花三弄》，或是《月光曲》、《藍色多瑙河》等中外名曲，琴聲歌聲在薔薇或七里香的花叢中飛揚，晚風送來湖面丹桂的清香……

記得新婚不久兩人同遊西湖，泛舟西湖時，看豔桃流鶯，垂柳紅花，兩人觸景生情，曾共同譜寫了一首叫《蝶戀花醉》的曲子，抒發了夫妻但願人長久，共享相守溫柔的美好願望。其歌詞如後：

月似眉，星如棋，露透沾花衣；在這夜裡，我倆相互依；月兒消沉在甜吻裡，吻罷相呢呢語薔薇底，那時候花香影動如雲起，將我倆引得心神都醉迷。

不久，我即有身孕，可惜佳期苦短，不到半年「七七事變」爆發，爲了民族大義，而捨家庭個人私情，張謔行毅然束裝北上，

抗倭殺敵，我們不得不天各一方，忍受新婚分別的離愁之苦。

這一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高甜蜜的時光，在以後的幾年中，張謔行爲國家轉戰南北，兩人偶聚即散，如牛郎織女，兩地相思，直至張謔行殉難於西安。在他殉國以後的幾十年中，我常想起這一段短暫卻甜蜜的時光。張謔行的遺物、書信，用過的物品我一直珍藏著。

烽火乍起轉戰千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藉口一士兵失蹤，炮轟北平附近的宛平城，中國駐軍宋哲元部三十七師師長趙登禹，一部在旅長何基泮和團長吉星文，帶領屬下奮起抗敵，從而拉開了中華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抗戰序幕。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整個華北直接曝露在日軍的鐵蹄之下，日本侵略者的槍炮打碎了「盧溝曉月」的寧靜，同時也喚醒了整個沉睡的中華民族，無數優秀的中華兒女在國家危急的緊要關頭，毅然拋家別子，高唱：「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鑄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戰歌，爲國家、民族奉獻鮮血青春，甚至生命！

「七七事變」爆發後，日軍乘與中國談判之機於廿七日向南宛、西宛及永定河一線攻擊，廿九軍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爲國捐軀，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繼失陷。局勢突然緊張起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爲了

統一指揮華北中國軍隊，經商討決定於該年七月中旬成立了保定行營，任命徐永昌爲主任，林蔚爲參謀長，分別任命宋哲元將軍和劉峙將軍爲第一、二集團軍總司令，負責津浦路及平漢路北段防禦日軍之任務，各中國部隊沿長城沿線之冷口、喜峰口、古北口一線展開，防止日軍大規模南下。當局指派新婚不久的張謔行將軍爲保定行營作戰處處長，實際負責指揮長城沿線各中國軍隊的佈防與作戰之責。

調職令發出時，正值我流產後的第二天，加上家中的一些小糾紛，使得渴望出征殺敵的謔行感到非常矛盾。我迅速調節了糾紛，也告訴他勿以家事爲牽掛，極力以報國爲先。他把自己的家事託與摯友劉祖舜將軍（字韶仿，浙一師同事，時任中央軍校辦公廳主任），第二日凌晨遂奔赴石家莊前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淞滬會戰爆發，中國第九集團軍在張治中將軍帶領下與日軍發生激戰，日軍爲了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情緒，同時派出大隊飛機轟炸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爲了躲避日軍飛機的轟炸，在劉祖舜將軍的陪同下，我遂暫避於中山陵的靈谷寺，並應邀參加了中央軍校第十期畢業典禮，爲防日軍空襲，青年學生們身著戎裝在夜晚整裝待發，奔赴殺敵抗戰日本侵略者，「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壯場面極大地鼓舞了我親赴前線殺敵的決心，同時也使我深深感受到了這些不屈的中華兒女是我們民族的希望，

是抗戰必勝的脊梁！

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當時我雖然已能下床走動，但身體並未完全恢復，可是在每次日軍飛機的狂暴轟炸之後，我不願親人勸阻、不願個人安危於拂曉時分在瓦礫滿街，死傷滿地的慘景下，運用自己在「一二八」抗戰時參加上海婦女救護隊時所學的護理救援知識，和全城人民一起同仇敵愾、救死扶傷，顧不得回家看一看。我把對丈夫的愛和對祖國的愛融在一起，我想：即使自己不能立即到前線和丈夫共同拼死疆場，也應該跟以前一樣去從事救死扶傷的工作，為我們民族的偉大抗戰事業盡自己的微薄之力。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形勢突然惡化，華北方面，平津相繼陷落，塞北及張家口一帶敵我呈膠著狀態。華東方面因上海戰局失利日軍有乘勢進攻國民政府首都南京之企圖，軍事委員會一方面任命唐生智將軍為京畿衛戍司令，加強首都防務，一些黨政軍機關，為了安全起見，同時開始及時疏散，我帶母親於九月二日隨中央軍校疏散至九江。在疏散途中，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失陷，日本華中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師團團長谷壽夫大肆屠殺南京和平民三十餘萬，時間長達六周之久。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報告中國軍民被集體槍殺和活埋者有十九萬之多，零散被殺居民僅收埋者就有十五萬之多，繁

華的明朝故都南京頓成血雨腥風的人間地獄。目睹諸多慘痛事實，使我十分痛心，國破必然家亡，沒有國家的和平安康，又怎能保全個人的溫柔夢鄉，熱血在沸騰，戰歌在高揚，既為軍屬，豈能在後方苟且偷生。

我安置了母親和小妹亞冠之後，立即從九江趕至武漢，在武漢警備司令部郭悔吾將軍（杭州人，張謇行的舊友）的幫助下，與其副官處錢壽恆（久孚）先生一起，驅車直抵河南的彰德府，準備渡過黃河，奔赴張謇行任職的石家庄前線，與丈夫并肩作戰，殺敵報國。我乘的火車開抵河南省彰德府豐樂車站就已無法前行，派人打聽後得知由於前方戰事吃緊，黃河鐵橋已屢遭敵機轟炸，火車無法通過。

我抱著「不過黃河不死心」的決心，與火車站站長反覆交涉，乘坐一輛火車頭，在敵軍飛機的低空轟炸中強行升至黃河渡口。面對渡口岸邊軍民阻塞，車輛無法前行的局面，我急中生智，至附近村中與當地百姓交涉，用重金購得羊皮筏子兩只，親自駕舟，在敵人的炮火和沖天的大浪中強渡黃河。

抵達黃河對岸後，我將行李託付於在渡口認識的工兵總指揮馬崇元將軍，請他帶至石家庄行營，決定一個人獨自北上。當時由於日軍飛機肆虐，加上中國守軍缺少威力強大的炮火還擊，華北鐵路運輸已完全癱瘓，只有一列裝滿修橋石子的鐵道貨車升火待發。我爬上貨車用一件雨衣裹住全身，冒著天

寒地凍的彌漫風沙，蜷縮於石子之中，滴水未進，熬過三天三夜，終於安全抵達石家庄。我在正太飯店與聞訊趕來而驚訝不已的丈夫相見，久別重逢，百感交集，兩人相對無言，執手相看，只有淚千行。在這裡，我認識了張謇行的兩個同學趙翔之和安舜及浙江籍同鄉湯恩伯將軍。

救護傷兵義無反顧

石家庄屬冀北重鎮，交通發達，商業繁盛，平漢、正太及石德三條鐵路交匯於此，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上都可以稱得上是華北樞紐。所以在我剛剛抵達石家庄的第二天早上，這裡就遭到了日本飛機的輪番襲擊，正太飯店被炸成一片廢墟，身體虛弱的我在湯恩伯、趙翔之及安舜等人的幫助下死裡逃生。從被炸得沒有一件完整行李的房間裡逃出來，看到大街上我方軍民一片傷亡，我立即參加救護工作，當時由於混亂，石家庄連一支完整的救護隊都沒有，於是出錢購買了一大批必需藥品，組織分發各處使用。

不久，我因積勞成疾，經保定行營（因為躲避敵機轟炸，設於石家庄郊外三十里的獲鹿縣）程潛上將（湖南醴陵人，字頌雲，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軍長，係國民黨元老人物）及林蔚將軍的反復勸說於一九三七年冬季返回武漢大後方，治疴養病。然而

即使是在漢口養病的這一段日子裡，我仍每天堅持從漢口乘船至武昌城中的後方傷兵醫院義務服務，爲此武漢警備司令部曾專案發布命令傳令嘉獎我的表現，並頒發了獎章和獎狀，這是我自抗戰以來獲得的第一枚獎章，以後在鄭州、洛陽、西安、老河口、湖北隨縣所得的獎章和這一枚一併成爲我一生中

最珍愛的財富！

這年，中央軍校也剛剛由九江遷到了武漢。我和母親、小妹覓屋居住於武昌大橋八號院，搬入新居剛剛住定，席不暇暖，一個意外的噩耗降臨了：父親在淞滬會戰中殉難於羅河前線。他在淞滬會戰爆發後，即棄商從戎，利用他在上海萬國商團服務時所學的軍事知識及土木工程的特長，服役於國民政府軍令部城塞組，任少將組長，並親冒炮火在羅河前線加緊修築防禦工事，不幸爲敵機所炸，傷及腹部，不治殉難。淞滬會戰結束後，中國守軍全部撤出上海。爲防止日本軍隊報復，我們家秘不發喪，遺體由二妹陳亞珍草草埋葬於上海近郊八字橋的聯文山莊（墓地）在解放後毀。母親爲照顧我的生活，自我結婚後一直與我生活在一起，竟未能最後見自己丈夫一面。爲了防止母親的過度悲傷，我強忍萬分悲痛把這個不幸消息隱瞞了下來。但不共戴天的父仇，親恩未報的遺憾，更加深了我對日本侵略者的萬分仇恨！

自七七事變至一九三七年年底，津浦路北段及華北其它各地形勢一再逆轉。日軍參

謀部爲了實現其打通滄石線的戰略企圖，派西尾壽造爲第二軍司令官，命磯谷第十師團沿津浦線東側，中島第十六師團沿津浦線西側南下。德州失陷後，中國守軍韓復榘部退至老黃河右岸佈防，敵跟踪而來，兩軍激戰於清河一線，韓部不支急退至徒駭河以南。不久日軍接連攻陷惠民、濟陽等鎮，黃河北岸中國守軍防線動搖轉韓軍撤及黃河南岸憑險與敵對峙。在津浦線方面，日軍攻占南京後即渡江北上，浦口、滁縣一帶遍佈敵踪。在日軍南北夾擊的企圖下，山東省省主席韓復榘貪生怕死，輕棄濟南（十二月二十五日）、泰安（十二月三十一日）、兗州（一月五日）及濟寧等重要軍事據點。這樣一來，魯南山地全部爲日軍所占據，我方守軍無險可守，只得一撤再撤，保定行營也從石家莊一移至彰德，再移至新鄉，復移至洛陽才站住了腳跟。《李宗仁日記錄》中所說的那樣：「以致我方津浦鐵路正面，大門洞開，整個華北形勢幾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爲了振奮士氣，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一日，蔣中正正在開封一五戰區軍事會議上逮捕了韓復榘，並於二十四日將韓槍斃於武昌」確使抗戰陣營中精神爲之一振。

難赴前線後方盡力

一九三八年春，張謇行奉命從前線返回武漢參加參謀長會議，並受當局指派籌建第一戰區司令部。在家與我小聚幾日的張謇行

接到任務後立即束裝北上，返回前線，駐防於新鄉、鄭州一帶，就任第一戰區副參謀長（司令長官程潛，兼任河南省主席，參謀長龔浩），每日例行公事文件多達千餘件，繁重操勞，幾乎承擔了一戰區的實際指揮權。

這年春，戰局再度惡化，大後方武漢震動，在謇行的勸告下，我陪同母親到長沙陸軍大學張諒卿將軍家中暫避，同時擔任張將軍家中幾個十六、七歲孩子的家庭教師。在這一段日子裡，我深爲自己不能到前方殺敵抗倭寄居後方而遺憾，我常告訴他們：作爲一個標準軍人捍衛國家保護山河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並極力勸說這些青年人報考軍校，加入到抗戰軍人的行列中去。同時我在與義父的交談中了解了不少軍事方面的知識，這也爲我以後從事前線監察工作打下了一些軍事基礎。不久我隨母返回武漢，託劉韶仿將軍帶母親及小妹入川避敵，自己則第二次北赴鄭州，駐馬店一帶前線，不遺餘力的從事繁忙而又艱辛的戰地醫院救護工作。這時鄭州的第一戰區面臨著極嚴峻的考驗，日軍集結了大量兵力，憑藉大炮坦克等優良武器，企圖在北平原地帶圍殲我第一戰區主力部隊，從而鞏固對中原地區的占領，以保證其在其它方面能抽出兵力發動更大攻勢。第一戰區司令部爲了保全實力，決定以空間換取時間，把主力撤至隴海、平綏及黃河沿線各戰略要地，憑據山區地形伺機反攻。這一艱巨的工作對抗戰後期的反攻起着極大的作用

。負責這一工作的張謂行沉着冷靜，在兩三個月之內迅速將部隊撤至預定作戰區域，並且同時完成了武漢外圍的鞏固工作。在我軍撤退過程中極富戰略眼光的張謂行曾向國民政府提出了在敵佔領區內發展游擊戰略，牽制敵人，配合主力部隊作戰的正確戰略方針，可惜未能被軍事委員會及時採納。

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在這兩個月中，抗日戰場的重心是在魯南地區，而以徐州攻防為主要目的，其間經過的主要戰鬥有：臨沂之戰、台兒莊之戰、魯南對峙及徐州撤圍戰，尤其以台兒莊戰役最為著名，是役重創日軍最頑強之主力——阪垣（五師團）及磯台（十師團）師團，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勝利之一。

三月初，日軍制定作戰計劃，準備正面沿津浦線南下，策應其左翼沿濰縣之台淮公路向臨沂推進，擾我徐海平原地區，策應之右翼從濟寧直窺嘉祥，誠武而協歸德（商丘），然後三路合圍，作殲滅性迂迴攻擊，迫使中國大軍退出徐州地區，從而實現其貫穿南北，打通津浦線的戰略目的。

臨沂位於沂水、枋河之間，為魯南重鎮是中國守軍防線的右翼重心，北通濰縣、臨淄、西南通台兒莊，東南通高密、青島、西北接滋陽。

在此佈防的中國部隊係西北軍主力張自忠（五十九軍）和龐炳勛集團，當我方偵知日軍主力已經集結於臨沂以東沐河、沂河之

間的相公莊，並擬定以兩個聯隊的兵力迂迴包抄偷襲臨沂時，張自忠之五十九軍於三月十四日凌晨以急攻形式強渡沂水，猛攻相公莊，同時龐炳勛部則以佯退誘敵主力於沂河兩岸之開闢地帶，待敵迫近至臨沂西郊時，即猛烈反攻，兩面合圍，夾擊敵軍於臨沂城

下。自三月十四日至十九日，不到一周時間阪垣主力被殲滅五〇〇餘人，我方魯南右翼陣地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就為進一步配合台兒莊大捷之役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未完待續）

李品仙回憶錄

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 定價新台幣貳佰元

廣西李品仙上將，迭任軍政要職，歷經辛亥革命、討袁護法、北伐、抗戰、戡亂諸役，轉戰南北，閱歷闔富。著有「李品仙回憶錄」，翔實生動，包羅萬象，要目如后：武昌起義·回桂連絡·陸榮廷與廣西·保定軍校與蔣百里校長·機關槍長的故事·轉入湘軍服務·傅良佐督湘引起護法戰爭·兩次危險的任務·南北議和與聯省自治·國父誓師北伐與湖南護憲·唐生智與顧和尚·唐生智倒趙與北伐·先鋒變成後衛·武漢三鎮的光復·寧漢分裂與清共·北伐的最後一戰·編遣會議·建設廣西復興中國·三年邊務再任總參謀長·抗戰開始率師出征·京滬棄守·徐州會戰與臺兒莊大捷·武漢保衛戰·武關道上·隨棗會戰·重回大別山·豫皖鄂邊區整建經緯·戰時皖政實施紀要·鞏固邊區及兩次牽制作戰·皖南行與立煌事變·一場痛心疾首的戰鬪·邊區雜憶·勝利曙光和黎明前的黑暗·日寇投降·隨勝利上演的悲劇·安徽的復員與接收·空城計·戡亂戰局逆轉·大陸淪陷·林泉息影（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